

宋聚奎 著

# 白雲升起的地方



# 白雲升起的地方

宋聚豐 著

長城（香港）文化出版公司

## 白云升起的地方

宋秉丰 著

---

长城（香港）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 
（香港北角英皇道新都城大厦725室）  
长城（香港）文化出版公司印刷制作

---

850×1168毫米 1/32 10印张 240千字 印数1—2000

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（大陆版）

GJ962-01-0061 定价：HK\$：18.00 ￥：6.0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## 作者简介

宋聚丰, 1953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县羊范村, 1975年毕业于河北师院中文系。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远山》, 并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。中篇小说《白云升起的地方》、《黑峡谷》、《微雨燕双飞》等多部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 河北省文联委员, 省作协理事, 邢台地区文联副主席。

RwT 1034 / 06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中篇小说集。

《白云升起的地方》描写县山建主任的女儿、林学院毕业生吴小凤进山工作，结识山村青年鲁江，巧遇隐居多年的怪人老雷头，从而揭开和展现一家两代人的爱情纠葛和命运遭际。《宝石》着力塑造了“奥参谋”苗林山等一批山村男女青年群像。《蝗祸》以奇特手法，叙述了多年前一场蝗灾当头，人类自己却开始互相残杀的惨痛悲剧。《荒滩》则是写农村姑娘锡儿，向往城市现代文明，在受蒙骗中而逐渐觉醒的动人经历。

小说形象鲜明，情节曲折，艺术手法各有不同，不仅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享受，亦可看出作者艺术追求的发展轨迹。

# 目 錄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白雲升起的地方 | 1   |
| 寶 石     | 103 |
| 蝗 禍     | 193 |
| 荒 灘     | 263 |

# ■白雲升起的地方



—

层峦迭嶂的太行深处，白云顶北面，有个二三百户人家的北坡村。村庄不算大，可在老山背晃中，已算个人烟集中的镇面地方，当地人颇为豪壮地叫做“小北京”。县委在这儿分设一个工作委员会，简称山区工委，管辖周围北坡、南川和北川三个公社。村里大小权要部门公事单位成堆，还有县办中学，百货商店，并且逢五逢十开集，一天有一趟经县城到市里的公共汽车。所以，尽管这村人和周围村一样，一开口舌根硬，口音又重又倔，说好话也象发脾气，尽管仍有不少人穿打补丁粗布衣，还习惯把吃饭说成喝饭——因为他们吃饭时干粮少，喝汤多，棒渣糊糊豆沫汤，每人一顿能喝五六大碗，但这并未影响他们产生大村镇人才有的那种优越感。

在这样一个繁华所在，权小势微的工委林业站，就象多子女户人家中，自己挤不上饭桌，大人又顾不上心疼的小孩，冷冷落

落躲在一旁。站里连官带兵三个人，村南临河两间房，半山腰几片苗圃坡地，加上地边一间从前放羊人留下的旧石板屋，就是全部人马家当。不仅各单位吃公家饭的干部，对这里不屑一顾，就连村民们街谈巷议的新闻之坛，也很少出现有关他们的重要报道。但是，就在这里，发生了一桩惊动工委，乃至县上大人物的事件，终于使小站出足风头，名震遐迩。

正如风暴始于青萍之末，事件发生之初，也实在平淡得很。这应从一个冬晨，准确点说，应从农历一九七八年腊月十五清晨说起。那天，寒风凛冽，太阳脸儿也冻得通红，北坡村南小河，一线结冰细流，在柳丛沙石中，象条银链，闪闪发光。小河对岸的白云顶，恰如哈气取暖的巨人，不断吐出一缕缕，一团团水汽，如烟似纱，迷迷濛濛，冉冉升到碧蓝天幕，结成朵朵白云，千姿百态，悠悠浮行。林业站临河东边屋里，风姿秀丽的技术员吴小凤，穿件桔黄毛衣，正坐在桌前，赶写果木梯田土壤化验结果报告；和她一块抓干果生产的小伙子鲁江，清早到西边山村，调查几棵优种栗树情况刚刚回来，长些火疙瘩的长方脸冻得发红，浓眉毛和白草疙瘩老式分头前发梢，挂着白白霜花，老头翁式旧粗布棉鞋，也被冰霜打湿半截。

“冷得够呛吧，快烤一烤。”小凤手不停笔，热情地招呼一句。

鲁江憨厚地笑笑，没向屋角火炉走，操着低沉粗重的山里口音说：“冷倒没啥，就是跑去一趟，收获不大。那几棵树树冠发展还可以，结果量也不少，不过质量不沾弦，栗子小，也不甜。”

“那还是不理想啊。”小凤叹了口气，说，“咱们这一带山区，土壤大多是微酸性粘沙土，最适合发展栗树，能有些好品种太重要了。北川那种栗树，听情况挺好，可惜人死，树也砍了。”

鲁江没有作声，在屋地中间贮存栗种的大沙堆前蹲下，扒拉两下，里边露出光泽深亮的大栗球。他用手试试温度，又攥起把潮湿的沙土，伸开巴掌看看，见成团的沙土上裂开一些细缝，湿度正好，显然是不久前洒了水，满意地点点头。

小凤写完最后一个句号，签上“北坡林业站”五个秀气刚劲的字，站起身来，活动活动胳膊，顺手打开面前的南窗。她呼吸着清冷的空气，凭窗观望了会儿山云升腾的晨景，只觉心旷神怡，浑身清爽，看看手表，正想问鲁江是否自己做饭“喝”过，打算邀他到工委食堂吃早饭，就在这时，青年男女之间那种可能发生的尴尬情景，在面前出现了。

“小，小凤，”望着小凤颀长匀称的背影，鲁江轻轻地，迟疑地叫了声，“我，我跟你说件事。”可当小凤转过身，抬起眉毛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他又象不能正视耀眼的阳光一样，急忙低下了眼睛，手足无措，局促不安，身材高大的小伙子，一时竟象个站在严师面前胆怯的小学生。

小凤见鲁江这等神色，似有所察，可想了想，又疑心他真有难事相求，娇美面庞上满是真挚的神情，坦率地笑道：“老鲁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，只要我能办，肯定帮忙。”

鲁江更加慌乱，“我，我……”语不成句。

按说，这方面现成话并不少，直截如“我爱你”，“咱们能永远在一起多好！”含蓄的有“咱们不能比同志关系更亲密吗”，

“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”等等，鲁江未必全不知道。是因为这些话都不能恰当表达他的感情呢？还是心有隐衷言不得呢？鲁江的脸憋成了红鸡冠子，吭吭哧哧半晌，也没说出个囫圇话，看那欲言难言的窝囊劲儿，憋下去真要出什么问题，幸而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声振聋发聩的叫喊，解救了他。

“小凤，小凤！你的信！”

随着喊声，黑瘦脸，四十多岁的林业站长罗明玉，衣兜里插

着管圆硬纸筒，走进屋来，看到鲁江，面对面还扯着嗓子喊：

“小鲁，我正说去找你！县山建郝科长，在派出所办公室，叫你马上去！”说着，把一封信给鲁江，让他递给里边的吴小凤。

这是一封厚得出奇的信，说不定邮局还专门称过它，检查是否超重呢。漂亮的浅蓝信封上，字迹潇洒流利，明显出自男子之手。“给我！”吴小凤白里透红的脸儿容光焕发，黑葡萄似的眼睛闪出惊喜的光彩，从鲁江手里抓过信去。鲁江心里一沉，敏感地觉出不对劲儿，不由问了句：“什么人的信，这么厚？”吴小凤有些不好意思，掩饰地说：“普通同学来信，没有什么秘密。”但从那甜蜜惶乱的神态，分明可以看出相反的真情。

鲁江的脸色突然煞白，失望的痛苦，自嘲的苦笑，接着又如释重负似的舒了口气，招呼下门口等他的老罗，无精打采，转身要走。小凤关切又有些疑惑地问：“你不是说什么事吗？”鲁江讪讪地，挺不自然地开玩笑说：“那是说玩话，没有啥事要说，你呀，快抓紧时间看信吧！”

## 二

看鲁江跟罗站长走出屋门，吴小凤顾不上去食堂吃饭，也没心思再揣测鲁江究竟想说什么事，迫不及待拆开手中信封。端详着那行云流水般的字迹，读着那深情亲切的话语，她只觉一团春暖花开的气息迎面扑来，心儿也随着窗外白云，飘向远方，仿佛又回到林业学院那欢乐的生活中。在校外芳草小径上，同一位高条身材，白净面孔，戴黑边近视眼镜的青年，愉快散步，倾心交谈。

四个多月前，小凤和郭骏还在一块呢，那是一场多么快乐的家宴呵！县山区建设办公室新盖家属宿舍，一间宽敞明亮房屋里，圆桌上摆着白酒果酒，肉蛋烧鸡八个大盘，虽难说色香味俱美，

名堂高雅，但在偏僻县城也算是丰盛实惠，可~~是~~小凤父亲县山建主任吴仁魁，满面春风坐在正面，~~左手紧挨着就是郭骏~~，小凤和妹妹小霞坐在右边，靠门处是正和~~小霞谈对象的~~山建秘书科副科长郝志伟。父亲见小凤大学毕业领回的男~~朋友~~，文雅清俊，一表人才，先是喜了三分，又问知是党员，~~竟有这关系清白~~，一个姑父还在地委任主管组织工作副书记，~~已是十二分满意~~。这一天，小凤就要到北坡林业站去报到，郭骏也要回自己县去，山建主任特意摆桌酒席，为大女儿和东床佳婿饯行。

“小郭，回去工作怎么安排啊？”父亲饱满的黑红脸上，一双鼓起的小眼睛，闪着和蔼可亲的笑意。

郭骏欠欠身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分配精神是专业对口，深入基层，回县后也是到山区林业站。”

“你姑父是地委书记，说一说分到地区和市里多好。”尖下巴黄白面孔的郝志伟插上嘴，父亲也关切地注视郭骏，等待回答。

小凤不由皱皱眉头。在林学院里，小郭是团支部书记，学习并不因而逊色，考试总在前三名。风度翩翩的高材生，惹得不少女同学暗送秋波，偷递情书，他都淡然一笑，置之不理，一心追求吴小凤这个学习委员，学院女子跳高冠军。小凤也爱他做人正派，学习刻苦，却不知道他还有一门“官亲”。就象自己回县后不愿让人一见面就提吴主任是她父亲一样，她讨厌人们把郭骏和那个书记姑父搅在一起。做个人就得自己站着，干吗老依附着亲属啊！郭骏就象通着小凤的心思，持重地笑了笑说：“我姑姑倒说过，她出面托人，可以分到地直单位，可我不愿意。山区现在挺缺林业技术人材，能到上面科研部门当然不错，不过应该是干出成绩被选拔去才好，靠后门挤进去，别人看不起，也没多大意思。”

“对，对，年轻人是该有点志气！”父亲听了，连连点头。

小凤和郭骏相视一笑。

“吃菜，吃菜，郭，小凤姐。”郝志伟趁机让菜，那菜有多半是他的手艺。他脸上堆满殷勤的笑容，使小凤看了有些不舒服，但因为心里高兴，也没怎么在意。

“如今搞四化，兴的就是懂科学有文化的人。”父亲两杯酒下肚，面呈酡颜，话也多了。“我是个大老粗，断断续续只读过三年书，当个山建主任，光觉肚里墨水不够用。眼下听说又要我回组织部，干部工作那一摊更不好抓，不过这是领导安排，哈哈，没有办法，叫干就干吧。叫我看，不管干哪一行，也得有真本事，没本事算吃不开。我们这些老家伙，再能干也不沾弦了，你们是科班出身，只要好好干，将来管事，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人。”

郭骏热血沸腾，跃跃欲试地说：“我国林业现在还很落后，急需科学技术人员，各级领导开始重视这项工作，我们下去，一定会干出番事业来！”

“嗯，就是要趁年轻的黄金时代干成点事儿。我年轻那会儿，闹土改，搞合作化，真是没明没夜地干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咳，真能干的实在不多。小凤你熟悉，有人让她留在县城，她非要上山吃点苦，我想锻炼锻炼早点解决组织问题也好。小霞就不行，当工人怕上夜班，当售货员嫌腿酸，转到电力局当出纳，又说算账头疼，每天光想穿个花梢衣裳，前没几天，不吭声把头烫成曲连毛，叫我好训，让她用开水洗，洗不直甬出门。”

“爸爸！”象父亲一样个头不高，浑身面包一样胀起，水红上衣紧缚在身上的小霞，娇嗔地撅起小嘴，“少说两句吧，不怕人家笑话。”

“好，好，少说两句。”父亲宽大为怀，全席人都欢快地笑了。

宴罢，小凤和郭骏要去汽车站，临出门，父亲给郭骏说：

“回家给老人们说吧，亲事这就算定了。咱个大老粗，不会搞什么包办，图得就是孩子们满意，什么换帖了，下彩了，那些老封建规矩，一总免了。”

“是，大——”叫大伯似乎不对头，叫爸爸一时又出不得口，郭骏白净脸儿涨得通红，小凤看着只想乐。父亲慈爱豪爽地笑了笑，摆了摆手。

公共汽车在山路上盘绕、颠簸。

山地秋色，绚烂多彩。谷地金黄，棉田雪白。收过果实的核桃树，撑开一柄柄黄绿大伞；栗树栗蓬已熟，象爬满一只只大刺猬；柿林果叶发红，远远看去，好似一片片燃烧的火焰。小凤脸儿贴近车窗，贪婪地看了会不断闪过的沿途美景，随着坡越来越大，弯越绕越多，渐渐疲乏，不知不觉眯上了眼，她觉得好象还在汽车站上，和郭骏互相勉励，依依话别，难舍难分。忽然，一阵吵闹声，把她惊醒。

“一张票不行，这个婆子也得一张！”留小黑胡的小青年售票员，拦住一个刚上车的山里人。

山里人身材高大，背稍显驼，不合时宜地穿件黑粗布破棉袄，背一个木架，上放沉甸甸的大荆篓。声音低沉发闷地说：

“不沉，不沉，才四五十斤啊。钱实在不够买两张，不行到站再补一张。”

“说得好听，下了车到哪儿找你？坐不起车就请下去！”售票员气势凛然，咄咄逼人。

乘客们纷纷议论，明显两类意见。穿着整齐，买票可以报销的人，小声嗤笑那山里人太抠；头包毛巾穿粗布衣的，则巴巴结结笑着，劝小售票员高抬贵手。小凤见那山里人欲退不愿，欲进不能，正想仗义执言，说自己来替他补张票，忽见小售票员龇一龇白牙笑了：“好吧，老山杠，舍命不舍钱，那你就背着婆子坐

车，怎么样？”

这个捉弄老实人的恶作剧，显然太过分。小凤只见那山里人膀子都颤抖起来，似乎一团怒火就要爆发，不料，听到的却是嘿嘿两声干笑：“骑驴担担，轻巧一半，这也沾弦。”

看山里人委屈求全，两类意见的乘客都说小售票员理短。吴小凤趁机向里靠靠，挤出点座位，拍拍山里人篓子说：“大叔，您坐这儿。”那人放下篓子扭过头，吴小凤不由红了脸，这哪里是什么“大叔”啊，原来是个长方脸上长了些火疙瘩，浓眉大眼，相貌堂堂的年轻人。姑娘自觉有点失言，但毕竟不会忸怩做态，大方地笑笑：“对不起，没看清，挤着坐吧。”小伙子低着头说了声：“沾光了啊，同志。”把篓子放下，尽量缩小自己的体积，周周正正坐在那里，眼光斜一下也不敢。刚从兜里掏出个香烟袋，一看“车上不准抽烟”那并无多少烟客遵守的牌牌，咽口唾沫，又放回兜里。

车过一个沟口，周围一片栗林。一伙社员正在收打，不少人爬在树上，抡着棍棒，劈劈啪啪，打得折枝断节乱飞，果实生熟俱落。这种收法，不仅减少收成，还会损害树木。小凤正暗自焦急可惜而又无法可施，忽见旁边那小伙子猛然站起，大声喊道：“停一停，停一停！”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急忙刹住车，那小伙子拉开车门，跳下去向沟口就跑。小售票员原先没醒过神儿，当看清那小伙子是向收栗的社员说话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不管他，开车！”吴小凤忙喊：“慢点，他篓子还在车上呢。”大概因为美貌姑娘求情，小售票员迟疑一时，小伙子已满头汗水跑回车来，小售票员严厉训斥：“你捣什么乱？”乘客中也有人愤慨地说：“神经病！”“不识趣，给脸不要。”

小伙子自知理亏，红着脸也不辩解，只是坐下后，小声嘟囔了句：“让他们待成熟后再收落果，少受损失，挨点骂也值得。”别的乘客不理睬，小凤却懂得这一改的价值，觉得小伙子

又可笑，又可敬。

到林业站后，小凤才知道小伙子叫鲁江，原来竟是自己的同行，在同一单位，眼下还是个合同工。那天下村去采集栗种，穿破棉袄则是因为山里人背东西，三伏夏天也会披棉袄。小伙子在这一带山区最早搞栗树修剪嫁接。整枝修剪，使不少老栗树返老还童，重新结果；优种嫁接，不光改良栗树品种，还使小栗树由八九年挂果，提前到三四年挂果，他改进的两种嫁接方法，还在全地区推广过呢。前一阵，县里招考准备转正十几名林业技术员，他的业务成绩也是独占鳌头。吴小凤深受激励，在给郭骏的信中，几次提到要把鲁江做为暗中比试的对手，努力做出成绩。郭骏起初给她的信，更是慷慨激昂，谈计划，说理想，充满力量和信心。可后来，他的信的内容却渐渐在转变。就说小凤手中这封厚信吧，大部分是学校生活的回顾，叙述思念之情，谈现实工作，则多是对林业落后的感慨，对各种时弊的抨击，和工作难以开展的愤懑。虽然有些看法深切中肯，入情入理，可小凤读完后总觉得缺些什么，甜蜜动情之中，又深有一种压抑之感。吴小凤正想静心思考原因，好同郭骏写信讨论讨论，拿起信封，才发现里面还有一页短信：

“前信未发，又有变动。我今天到市里，望你尽快来一趟，在姑姑家见面，有要紧事相商，也许关系到我们今后生活和前途。古人云‘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’，四个月没见，真想你啊！”

下面一句“吻你”，又划掉了，改成“紧紧握你的手。”短信比长信更能撩起姑娘的情思，小凤拿起钢笔，在划掉的字下画了两个圈儿，表示无须删去，红了红脸暗自笑了。对，给老罗说一下，趁这几天不忙，今天回家看看妈妈，明天便乘车到市里去。不要说有“要紧事”，就是什么事没有，也该见见面了呀。